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　宋　魏仲舉　編

誌銘碑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樊曰公此誌自與其弟中行别下至可餌以不死造語雄奇所謂唯陳言之務去者也

君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晏之子贈太子洗馬諱璿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為事樂施置自便父中丞

甍既三年與其弟中行祝曰中行字大受别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樊曰貞元九年中行登第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為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貴一作貫音射又音世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爊為黄金集注爊煉也煨也。爊於刀切又音禄可餌以不死令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阸祝曰阸塞也於革切。一作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啓為容管經畧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

三年藥終不能為黄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還于桂孫曰元和八年四月以啟為桂管觀察使從之帥坐事免孫曰是歲七月啓以罪降為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樊曰十二月以馬揔為嶺南節度使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伊闕縣伊鄉高都村祔先塋時中行為尚書兵部郎中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洪曰漢書武帝李夫人賦云既往不來申以信兮班固通幽賦云苟無實其孰信顏師古並注云信叶韻音新此亦音新要無有弊精神以棄餘賈於人韓曰以其所棄賈於三鎮說文云賈市也音古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縣令張君墓誌銘

韓曰公嘗與張俱為御史又俱掾江陵至是張死公誌其墓又以文祭其篤於朋舊如此

君諱署字某樊曰君行十一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嚴曰本鄭所幷陳之留邑秦幷天下以宋亦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樊曰開元二十二年

十一月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一作詢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補注署貞元二年進士第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補注幸臣謂李實也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樊曰時三人俱為監察御史方叔貞元五年登第俱為縣令南方孫曰貞元十九年冬三人皆以言事得罪署貶郴州陽武令公貶連州陽山令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樊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署與公俱量移江陵署為功曹公為法曹凡公集以詩相酬酢者十三章同之官江陵及到官作也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恕為容

管經略使表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録韓曰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鄘為京兆尹表署為府司録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旦旦就哺歠旦旦二字或作但俱或作娖娖揖起趨去無敢問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幹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韓曰元和二年六月以鄘為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為判官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韓曰元和四年三月以鄘為河東節度使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棘不阿歐陽公云疑有脫字阿一作撓改虞

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一無不訴二字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事君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史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一作下折民户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守一作手叫讙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産物與錢尚書有經補注經常也。一本作有經數

即無下句改字改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史一作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閭竟閉門死一作卒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其年其月其日葬其所其兄將作少監

者（一作音）請銘於右庶子韓愈（孫曰元和十一年五月愈以公為太子右庶子）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頎頎以世厥聲

唐故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傳所載多與誌合〇今本止云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其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樊曰太傅李寶臣字為輔）

本范陽內屬奚族太傅初姓張氏蔣曰故范陽張鎖高畜之為假子遂冐姓張名忠志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集注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偽恒陽節度使挈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所管州賜姓李名寶臣太傅薨孫曰建中二年正月寶臣卒贈太傅公兄弟讓嗣樊曰寶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惟誠乃惟岳異母兄寶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當公竟棄其家自歸京師樊曰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粟士百餘奉母鄭歸京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樊曰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

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伺甚峻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樊曰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將赴難謀於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督其行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樊曰帝見惟簡厚撫之拜太子諭德累還禁軍將軍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祝曰盩厔雍縣名屬鳳翔○盩音輈厔音窒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樊曰帝幸

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盩厔西閣中人語
問天子所在密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曰爾有母乃
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渾
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幸還録功封武安郡王
或作公誤號元從功臣孫曰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
韓曰圖形凌煙閣賜鐵券而以神威將軍韓曰遷左神威衛將軍居北軍衛一居
作為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
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樊曰元和初檢校戶
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樊曰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有將字有長上萬國
俊者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為金吾與

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為人公平亷能直吾屈即齋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廢之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為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樊曰五月以惟簡為鳳翔尹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為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筭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規一作覬起事盜恩恩一作思禁不得妄入其地益

市耕牛鑄鎛䥥鉏斸（集注詩序乃錢鎛注田器也䥥大鎌也斸大鋤也○鎛音博䥥山監切鉏牀初切又仕葅切斸陟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愈勵（愈一作興）歲增田數十萬畝（一無數字）連八歲（補注自元和六年至十三年）五種俱熟（祝曰五種謂五穀也○種之勇切）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孫曰梁州記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選右界褒斜○斜音耶）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李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釗（郭釗）俱來朝上為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孫曰二月上御麟德殿宴羣臣大合

樂三日頒賜有差既事敕還公因進曰臣幸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許外任許一作斥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縣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興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祝曰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敗主幽禁中元本

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　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一有記字僕射以孤童子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為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一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羇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少府監胡公墓神道碑

集注胡珦謚曰良公陳鴻為作謚文張籍作行狀牛僧孺作墓誌公作神道碑歐陽公集古録有胡良公碑跋云良公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流俗所傳本非當以碑為正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虛亮切）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補注）元和十二年卒明年七月（石本作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一有縣字）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巡遇述遷造（石本逞下有迺字別本有迺字無巡字又云遇或作巡皆非）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處文行治歷官壽年（石本無處文二字舊本無處字）為書使人自京師南

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祝曰潮州東與閩接上請為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清河於今為宗城石本無此句清河二字嚴曰今廢依舊清河縣貝州今改恩州屬貝州孫曰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才徵為麟臺正字孫曰垂拱元年二月改秘書省為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勸一作勤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補注大歷七年珣登第樂為儉勤石本樂作出別本樂作所自刻削

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為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孫曰建中三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軍樊曰興元元年二月李晟自咸陽移兵東渭橋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覈考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孫曰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為鄭滑節度使辟珣佐其府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補注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

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石本無以字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一作辯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徒石本無徒字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公事數音朔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孫曰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巽領度支鹽鐵轉運使富驕恃勢以語宰相石本作丞相由是退公為鳳翔少

尹巽死（韓曰元和四年五月巽卒）遷少大理（一有自少大理四字）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内中尚（樊曰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補注元和十三年也○石本無病字）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為成德（石本作可謂盛德）銘曰

朅朅胡公（舊注朅朅武壯貌丘竭切）既果以方（以一作而）挾藝射科每發如望（音忘）人求於人我已為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

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饋運（石本作軍）遭讒府介（孫曰謂佐鄭滑觀察事件權貴除獻陵令也）去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于茲有歎（一作斬）守官駕部名升巳屈（石本升作昇）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彼後人（石本彼作公）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曰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孫曰元和五年九月

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劉曰或云楚武王使鬬緡尹權後因以為氏權江漢間國也程曰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為權氏嚴曰唐韻云權始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鬬緡尹權後因氏焉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畧陽黃曰秦滅楚遷大姓於隴西因居天水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樊曰翼字子良畧陽人與太原王讚俱為苻堅謀主堅即偽位拜給事中後為右僕射封安丘公謚曰敬有大臣之言韓曰堅伐晉翼力諫不從堅遂大敗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孫曰翼子宣襃事姚秦為黃門侍郎宣襃四世之孫榮隋開府儀同三司鄜城郡公榮子文誕為唐上庸太守庸一作虞荆州大都督

長史焯有聲烈焯一作綽平涼曾孫諱倕孫曰文誕子崇本匡成令崇本子無待成都尉無待子倕○倕音垂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蘓源明相善祝曰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終秘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録事叅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孫曰皐字士繇天寶末安禄山為河北按察使表皐為從事察禄山有異志詐死奉其母南去及渡江禄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去官累以官徵不起孫曰代宗徵皐為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江淮奏皐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追謚貞孝韓曰大歷二年四月十四日皐卒於潤州年四十六元和中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孫曰元和五年九月相八年五月罷

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孫曰元和十一年十月以德輿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孫曰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公生三歲知變四聲知一作能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樊曰大歷二年貞孝公卒德輿時九歲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孫曰貞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輿為判官再還監察御史府罷德宗雅聞其名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絶譏排姦倖樊曰貞元八年八月司農

少卿裴延齡以巧佞除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補注貞元十年四月遷遂知制誥補注歲中兼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樊曰德輿知制誥轉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知舊遷中書舍人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于朝多補自御札德輿居西掖凡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嘗上言左右掖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位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耳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樊曰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真拜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張曰

德輿自貞元十八年掌貢士至二十一年凡三典貢舉十八年放二十三人十九年放二十人二十一年放二十九人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

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補注德輿知舉取明經初不限員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六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歷兵部吏部侍郎太子賓客孫曰德輿爲吏部侍郎坐郎吏誤用官缺改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孫曰元和四年五月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樊曰元和五年宰相裴垍寢疾九月以德輿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

教化多所助與一作為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務主已務一作矜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洪曰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嘗與疏陳以露布復拜太常補注元和九年十月除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一作令為三十編舉可長用李曰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刪定格勅成三十卷表上之留中不出德與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為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其在山南河南孫曰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及東都留守勤于選付一作府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

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一又作某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音迪）坐子殺人失位自因親戚莫敢過門省顧者在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于頔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孫曰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出鎮正言詐

漸露斂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覺頔率其子殿中少監孝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納頔左遷恩王傅仍絕朝謁敏流雷州孝友等皆貶官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為上言之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一有病字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孫曰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世名人薨沒以銘紀為請者什八九時人稱為宗匠焉然其為家不視簿書視一作親未嘗問其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一無女字其父造嘗

相代宗孫曰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二月罷非相代宗也號為名臣既

埜其子監察御史璩樊曰德與二子璩字大圭瑤字大玉璩元和二年登第歷監察御史

宰相李宗閔其父門生薦為中書舍人時李訓挾罷以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不宜出入禁中及宗閔貶璩屢表辯解貶閬州刺史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璩音渠

纍然服喪一有來字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次不存次一作無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

侯以及安丘安一作商詆訶浮屠韓曰符堅嘗游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皇極之扶貞孝之

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已税已一作而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祖一作師文世師之師一作祖流連六宮孫曰六宮謂吏戶禮兵刑工六官也德輿遍為之出入屏毗祝曰屏毗謂出為藩鎮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一作焉公勇為之人所競馳人一作其競一作共公絶不窺絶一作有孰克知之克一作先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奉勑撰并序

樊曰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公為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朝詔撰平淮西碑公

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斵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見舊史公傳及新史吳元濟傳羅隱乃為石烈士說言石孝忠者事李愬為前驅韓侍郎撰平蔡碑孝忠熟視恚怒因推去其碑僅傾者再三吏執詣獄又以枷尾拉殺一吏事聞天子怒詔械送闕下孝忠頓首明愬功請就刑上赦之劉公嘉話云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與狄梁公碑對立其韓文忽流汗成泥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刊改制馬嘉話涉怪而隱所書與史異其云改命文昌為之則一也嗚呼史臣以任度為難而帝能之至是功成反欲歸之愬其與漢高喻指蹤以明蕭何之功者有間矣予是以知帝之不終也文昌

之文見姚鉉文粹其與公作不待較而明蒸内翰録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畫之矣補注按夷堅志云政和中陳珣守蔡州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文昌所作者忿然不平即日磨去别誘能書者寫韓文刻之集注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又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天以唐克肖其德孫曰肖似也言唐之子孫其德相似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補注謂悉以為主而臣之也高祖太宗既除既治補注除謂除亂

也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祝曰孽萌也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巳薅孫曰大慝大惡也謂安祿山史思明之屬稂草也爾雅稂一名童梁祝曰薅器也以剌地除草詩以薅荼蓼○薅奴毛切又奴豆切一本巳字作不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孫曰元和三年正月受此尊號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祝曰謂考輿地之廣狹計貢賦之至與不至○數色阻切一無乃字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補注次位序也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補注見于郊廟祭也羣臣震

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又明年平蜀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劔南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一有西川二字川一作州又明年平江東孫曰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武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孫曰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祝曰澶澶淵也說文澶淵水在宋左氏盟于澶淵○澶音蟬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趙本究作窮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樊曰元和九年

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 遂燒舞陽犯葉襄等城一無等字以動東都放兵四劫韓曰元濟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人皆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 皇帝歷問于朝祝曰歷謂徧也一二臣外一作外臣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孫曰廣德元年七月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使貞元二年四月以陳仙奇十月以吳少誠為之是為三姓大歷十四年三月忠臣為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為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為四將其樹本堅祝曰本謂根本兵利卒頑利銳也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祝曰臆決謂以己意決之萬口和附和去

聲幷為一談幷去聲一作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祖上一無惟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一無何字況一二臣同韓曰宰相李吉甫言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失今不取後難圖矣張弘靖曰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孫曰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樊曰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遏將索日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顏祝曰郃陽說文左馮翊郃陽縣。郃音合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孫曰元和九年閏八

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隷汝州 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韓曰義成管鄭滑二州陜即虢南東西川延屬鄜坊丹延節度使慶屬邠寧節度使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集而子公武一本集字在公武下一無集字往討之韓曰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 曰文通汝守壽孫曰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扼固始之險 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在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孫曰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 曰愬

汝師唐鄧隨孫曰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孫曰謂度為御史中丞故云長其往視師孫曰元和十年五月上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曰度惟汝與予同。補注同謂同謀。一無與字汝遂相予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討軍討一作諸洪曰按韓弘為淮西諸軍行營都統故或者疑討當作諸然為討元濟之軍亦何不可若作諸軍則語凡矣。一本節下有度字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補注謂守謙為內侍其往撫師樊曰諸軍討淮西者近九萬人久而無功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曰度汝其往衣

食子士。一作衣服飲食子士衣去聲食音嗣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孫曰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犀帶凡玆廷臣汝擇自從一無從字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孫曰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庚申子其臨門送汝補注度行上御通化門送之曰御史子閲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一無其字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趙本無人字道古攻其東南八

戰降卒萬三千一無卒字再入申破其外城孫曰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樊曰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韓曰度赴淮西二十七日至郾城帥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韓曰度至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度至行營並奏去之以是出戰皆捷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孫曰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郾城降李光顏引兵入城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十月壬申

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樊曰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愬命隋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自領李祐等諸軍行六十里夜至張柴留數百人斷洄曲救兵之路復引兵出門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夜半雪愈甚四鼓至蔡州城下坎垣而登擒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韓曰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辛巳丞相度入蔡孫曰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祝曰書周有大賚賚予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

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韓曰詔淮西立功將士委韓弘裴度條疏聞奏淮西軍人一切不問宜准元敕給復二年斬元濟於京師孫曰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淮西之俘以元濟徇兩市斬於一獨柳樹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樊曰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郢均房觀察使涼國公顏胄皆加司空樊曰李光顏為重胄並檢校司空公武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胄邠國公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孫曰以宣武軍都虞候韓公武為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鄜音孚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一無國字進階金紫光祿大夫趙本無進字

以舊官相孫曰度歸京師十二月制加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使充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裴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樊曰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工部尚書為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趙本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補注近土諸鎮之叛命者襲盜以狂徃在玄宗崇極而圮祝曰圮毀也謂盛極而衰也河北悍驕孫曰安史既平燕趙魏相繼而起河南附起孫曰謂汴蔡之屬居河南者四聖不宥補注肅代德順

四聖也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孫曰夫耕不得食婦織不得裳皆以為卒之賜糧也外多失朝孫曰謂為亂者所隔故不得朝覲也曠不嶽狩祝曰謂巡狩四岳之禮多曠廢也時岱在東平恒在成德故不得巡狩○一作曠乏兵守百隸怠官百一作司事亡其舊亡一作忘帝時繼位補注帝即憲宗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取一作出魏將首義趙本首作守一本作有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補注叫讙驚呼貌○讙呼元呼官二切欲事故常始命討之趙本始作乃○一本作力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

賊相臣 孫曰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 方戰未利内驚京師羣公上言 趙本公作臣 莫若惠來帝爲不聞 嚴曰謂不聽其言也初憲宗平蔡以師久無功命裴度往視形勢度還奏言必可取之狀時宰相李逢吉韋貫之及在朝之臣皆莫欲進兵謂莫若因而撫之惟憲宗確然不聽其言故能用度以成伐功史臣謂非度破賊之難憲宗任度之爲難蓋謂此也 與神爲謀及相同德 及一作乃 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 補注謂以韓弘弘爲都統 各奏汝功 趙本奏作立 三方分攻 祝曰三方即上所言顏胤武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 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 韓曰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

於時曲軍士蠢蠢既翦淩雲韓曰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凌雲柵蔡卒大窘翦之邵陵翦一作勝又一作遂郾城來降郾音偃見上注自夏及秋趙本及作入復屯相望音忘複一作復兵頓不勵孫曰頓謂頓止勵謂勉勵告功不時祝曰告功奏功也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孫曰相謂裴度釐理也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孫曰謂董重質兵守洄曲西師躍入道無留者補注謂李愬入蔡之師頟頟蔡城祝曰頟頟大貌也書罔晝夜頟頟注肆惡無休息頟與額同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補注恩言謂詔令也相度來宣祝曰來宣謂宣達王命詩

云來句來宣元濟既誅上封二劒以授汲守讓使誅元濟舊將度欲使俱入蔡州量罪施行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樊曰蔡平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賜一作贈

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樊曰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遇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蔡人始知有生之樂

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補注肝日晚也○肝古按切

左餐右粥補注子厚云退之平淮西碑猶有帽子僕若為之便說用兵伐叛事又云

退之左餐右粥不如吾仰父俯子或曰此非子厚語為之擇人以收餘燼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姓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執為不順為不一作不為徃斧其吭吭喉也古郎切凡叛有數孫曰謂叛者數鎮如王承宗之類也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凡補注而皆謂汝也趙本作告汝父凡奔走偕來祝曰來至也還也左氏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偕來一作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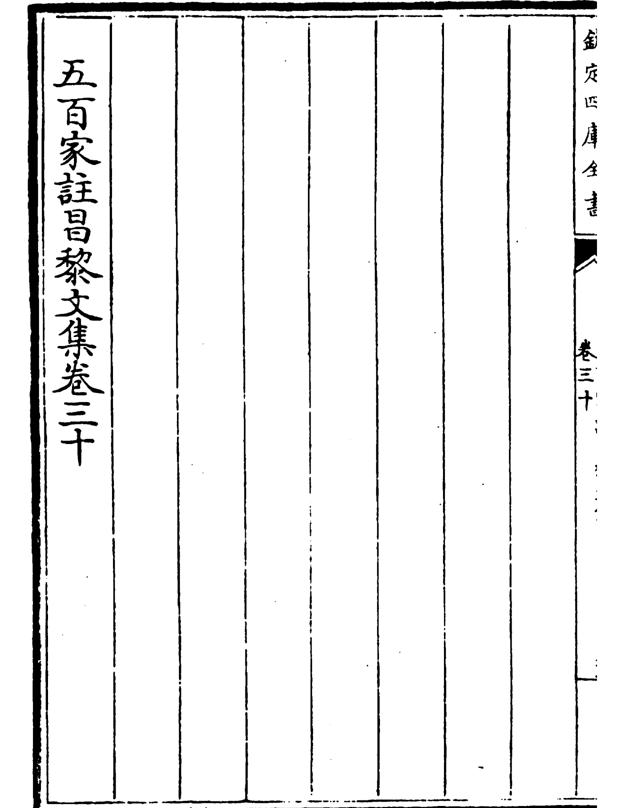
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嚴曰集有論淮西事宜狀云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故此終篇以惟斷乃成為言也既定淮蔡一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遂開明堂遂一作既坐以治之

讀韓碑詩　李商隱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

相曰度孫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
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李愬韓公武李道古
李文通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
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
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
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
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
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

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

卷三十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一　宋　魏仲舉　編

碑

南海神廟碑

集注此碑有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刻石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刋本異者今注於下補注蘓内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不從故蘓詩云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矣

（謀出奇偉鼓舞南海神。趙本作南海東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樊曰按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朝五車騎山王門之外欲謁武王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名元冥東海名勾芒西海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各以名召之神皆警而見武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商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焉洪曰世人或謂退之因祝融為火正遂以為南海神不知有所據也）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

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為廣利王（孫曰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冊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孫曰武德貞觀之制四海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封王分命卿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祝曰扶胥黃木地名）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

孫曰唐制嶺南為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以一作而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祀一作祝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辭石本作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一作牲瘠酒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補注祼灌也以酒灌於地謂之灌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祝曰盲疾也月令盲風至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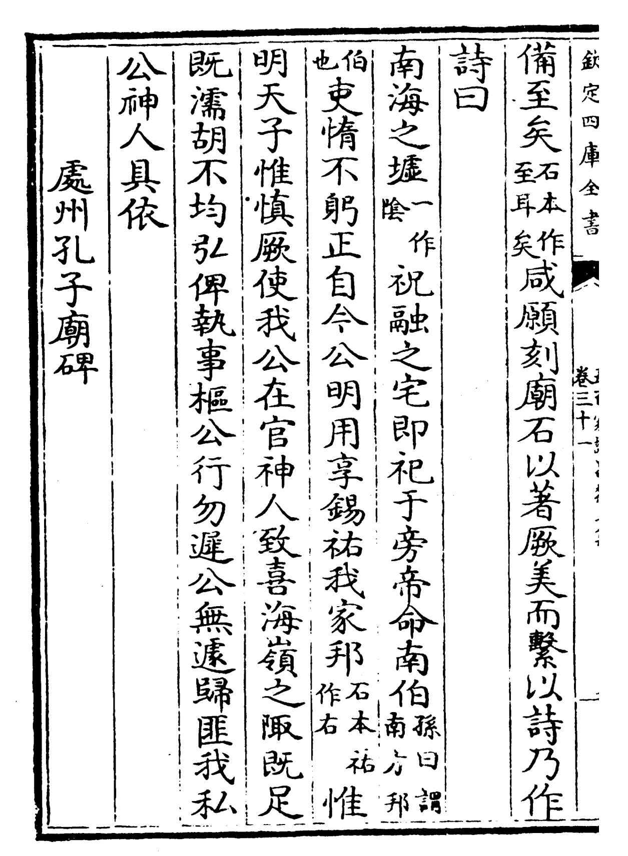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孫曰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戣爲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拱曰按戣傳先是准詔禱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傳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殿丁練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祝曰單亦盡也詩單厥心不爲表襮孫曰表襮衣領也。襮蒲報切又音博至州之明年將夏補注謂將立夏祝冊自京師至孫曰冊謂祝板書王命作冊逸祝冊祝冊者祝讀此冊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祝曰齋祓謂齋潔。祓甫勿切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一作乃上著署具其文曰具一作且嗣

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樊曰唐制岳瀆以上祝版御署附中使送往）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補注事祀事也質明行禮故曰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更作平聲）皆揖而退（孫曰謂揖而退之不從其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補注櫂夫舟人奏功効力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孫曰謂祭之前一日省牲視滌濯也）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祝曰穊稠也喻益期戩云其節以付而穊孫曰穊略也謂略見也○穊音既）五鼓既作牽牛正中（祝曰牽牛星名一名河鼓

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祝曰詩神具醉止具或作其者非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蜒蜒祝曰龍貌也選狀蜿蜿以蝹蝹史記騶赤螭青蚪之蚰蟉蜿蜒補注歐陽公集古録曰集本云蜿蜿蜒蜒而碑云蜿蜿蛇蛇小異當以碑為正。蜿音鴛蜒音延來享飲食享一作慕闔廟旋艫祝曰舳艫也前漢舳艫千里孫曰謂祭畢而歸艫舟後持船處。艫音盧祥颷送颿韓曰謂暴風吹船進也。颷畢遙切颿扶嚴切與帆同旗纛旄麾纛音道飛揚晻藹祝曰晻日無光藹木繁茂也選芳風晻藹。晻音掩藹於蓋切鐃鼓嘲轟孫曰鐃似鈴而無舌有柄周禮以金鐃止

鼓是也。鐃尼交切高管噭譟舊注噭吼也譟羣呼煩擾也噭吉弔切譟桑到切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孫曰謂天地開霽皆見端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攺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孫曰初時蕃舶之至泊岸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宴犀珠錯落賄及僕隸錢皆罷之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

節[以一作有]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韓曰境內負錢至二百萬錢悉放不收。石本作二十有四萬]米八萬二千斛[石本八字作三]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正之[石本作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石本四面作西南]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一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一有其字]可謂



備至矣（石本作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

詩曰

南海之墟（一作陰）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孫曰謂南方邦伯也）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石本祐作右）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曰碑記不載年月日弟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公為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補注通皆也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祝曰禮記厲山氏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又其位所不屋而壇孫曰禮記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是不屋而壇也豈如孔子用王者事一作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洪曰社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公作此碑云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

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也張文潛曰廟貌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孫曰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

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德一作績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已來民一作人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與

補注邵太史曰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云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乃云后之人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

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以退之為謬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則一也嚴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補注繁鄴侯泌之子。鄴音業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命一作令改為顏回至子夏十人像補注改謂新之其餘六十二子孫曰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今為顏子等十人像則其餘當有六十七人今云六十二子未詳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

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孫曰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毛萇鄭玄伏勝高唐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楊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一作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又為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禮奠一作菜歐陽公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菜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

於學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庳下庳音卑又音婢神不以宇先師所處石本先作生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舊注曰揭高舉也。揭居謁切又音桀又音羯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補注孔肖甚似也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强曰彼仁義虱官也可以置之補注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

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强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國闢四夷蓋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

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爲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寘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夫子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据而為其辭是楊墨騈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其必不夷狄如

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功德固有次第因引孟子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柳州羅池廟碑

韓曰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季雄建立補注歐陽集古注云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樊曰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襃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廣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聖書

其碑陰云柳子厚終于柳州以精多魄强為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銘之碑矣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識當為星辰為嶽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神其所以推尊甚大蘓内翰記潮州廟云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明則復為人其斯之謂歟石敏若曰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遺流落以死為明神烈鬼巍峩廟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凛然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求異乎晁氏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邵氏曰楚辭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尚不得其髣髴惟退之羅池碑可方駕以出朱廷玉評云予讀韓文柳州廟碑釋然有得於用意至微之處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公於此文獨言柳人

祭神而不及子厚之出處言柳民詠歌仁政敬如父母尊為鬼神雍容紆徐而刺譏詆訶之文不形于一辭而言外之意推之而不可窮非深得於春秋旨至是或以招誨貴為過之亦牽爾哉說詳列於正文下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韓曰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祝曰謂不鄙之以為夷柳州古百粵之地故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石本無曰字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令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

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經常也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集注步刊本改作涉非任昉述異記云水際謂之步吳人賣瓜於江畔因名瓜步吳江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吳楚間謂浦為步語訛耳吳處厚青湘雜記云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蓋嶺南謂水津為步故罾步即漁者施罾處船步即衆人渡船處揚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子厚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池園潔修猪牛雞鴨石本牛作羊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

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隷我侯之至案國之故石本作之經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孫曰柳州之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宗元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它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傭賃直也大修孔子廟孫曰宗元至之歲文宣王廟壞宗元取初終丞三官衣布完而新之自文其碑城郭道巷石本作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石本常作嘗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

我及期而死補注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補注長慶三年七月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以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孫曰宗元既沒柳人懐之託言降于州之堂有慢者輙死廟于羅池公因碑以實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

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孫曰蕉芭蕉也味如蒲萄子長數寸。一作蕉葉黃一作蕉子黃雜肴蔬兮進侯堂朱廷玉曰此一對言旨味不同名物異品羅列而進以觀一時之嗜好亦如爵禄名位險易多塗可以驗人決擇去取也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朱廷玉曰湖湘土人云柳人迎神其俗以一船兩旗置木馬偶人於舟作樂而導之登岸而趨於廟然后知公之託意創辭其旨深矣公意若曰兩旗飄飄初無一定而船在中流為回風所泊進止蕩漾靡所底戾我止于岸待之不來雖欲共載而俱不可得已此我心之悲而侯莫之知也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朱廷玉曰乘駒木為柳車也公意曰

馬少為駒異於壯老言侯少年仕而蚤達入廟者進而在朝為天子廷臣也此與秦繆公始用孟明同意君子見用於世必老而更事以天下為憂而子厚未更事變樂仕進之榮而不知禹稷之心以生人饑溺為憂是以不知賦額而不頻以笑也。嚬一作顰笑一作咲

鵜之山兮柳之水孫曰鵜字疑當作峩按子厚柳州山水記云峩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朱廷玉曰桂樹團團木茂也白石齒齒石險也木茂翳空則絕昭回之光石險齧足則蹈危途之畏春猿秋鶴則非同類之匹言侯朝出游於朝廷之上暮流落於幽險之鄉交非其類莫之與歸此與山鬼子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艱兮獨後來同意與曰歐陽文忠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於是沈氏存中筆談云古人多用此格如

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相錯成文則語健矣

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朱廷玉曰北方中國也楚越居南方則中國為北當叔文執誼用事侯坐黨與南還中朝黜陟南人無與焉而侯之在柳以惠愛見稱故欲其廟食此土世世奉祠者柳人之志也公意曰北方之是非則公議去取不可奪也嗟侯之生不得與我偕行其道卒厄窮裔千秋萬歲此道獨著質之鬼神猶不能違侯惡得而違之此禮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孟子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福我兮壽我

福上一有願字

驅厲鬼兮山之左

樊曰子厚龍城錄羅池北役者得白石上有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補注厲鬼惡鬼也

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

祝曰說文秔稻屬也前漢又有秔稻梨栗桑麻

竹箭之饒孫曰稌亦稻也沛國呼稻曰稌羨多貌。秔音庚稌徒古切又音土蛇蛟結蟠孫曰言秔稌之穗如蚰蛟也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舊本作如自今始兮一本作始自今兮欽于世世朱廷玉曰此志柳侯見德邦人死而獲廟祀之報以足一篇之詞也

黃陵廟碑

曾子開曰湘水出全瀟水出道二水至永合而為一以入洞庭黃陵廟在瀟湘之尾洞庭之口孫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韓曰碑有石本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録云當以

碑為正令刊于正文下

湘旁有廟曰黃陵祝曰湘旁謂湘水之旁補注筆墨間錄云黃陵廟碑首言湘旁即龜策傳言江旁老人也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一無古字石本作石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韓曰表字景升東漢末為荊州刺史。之字一本作所題曰一無題字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其下一有題字虞帝二妃之碑帝一作舜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孫曰事見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劉向

鄭玄石本玄作康成亦皆以二妃為湘君孫曰劉向列女傳云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湘君者自其水神其一作為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石本作及道死沅湘之間祝曰說文沅水出牂牁楚辭濟沅湘以南征樊曰屈原九歌有湘君湘夫人二篇湘君篇云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王逸注云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包洞庭之波方數百里則逸以湘君為湘水之神矣湘夫人篇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逸注云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返沒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沅音元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嚴曰即巴陵湖中君山也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石本璞作

樸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補注歐陽集古録云黄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水為夫人而碑云降小君之類皆當以碑為正也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樊曰郭璞注云帝之二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舜之后配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小水即謂湘川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孫曰列女傳云有虞氏二妃者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石本無為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石本有君母字明

其正自得稱君也祝曰春秋薨我小君諸侯之夫人皆稱小君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樊曰孔安國注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蒼梧之野。石本升作昇一本傳作孔安國或又曰舜死葬蒼梧嚴曰蒼梧即零陵之九疑山也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一無死字余謂竹書紀年孫曰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哀王二十年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補注尚書君奭之文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補注周書即上所謂君奭篇其下言方乃死

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廵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得一作當以此謂舜死葬蒼梧之野二字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石本無死字皆不可信

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脱舜之厄成舜之聖程曰劉向列女傳云瞽瞍使舜塗廪二妃曰往哉時惟其藏汝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又使舜浚井二女曰往哉時亦惟其藏汝時其掩汝之往汝去汝衣裳龍工往鳥謂習飛鳥之巧龍謂知水泉脈理

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常一作當食民之祭今之渡湘江者石本湘作湖莫敢不進禮廟下莫一作其元和十四年春余

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祝曰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陽縣至唐爲潮州。石本揭作楬音竭）厲毒所聚（祝曰厲鬼也左氏云其何厲之有。又一本云南海之隅陽厲百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孫曰元和十五年十月以赦合量移袁州。石本移作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桷腐瓦（圯一作毀桷一作墉）於州刺史王堪（石本無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佘與愉故善（石本無佘字）謂曰丐我一碑石（丐一作與）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

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謹一作已）遂篆其事（一云碑其迹謹篆其事一云碑其遂謹篆其事）俾刻之（此後舊有將修廟祭神文一首與二十三卷內祭湘夫人文同故不復出）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曰王仲舒為連州司戶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為袁州刺史公既為作燕喜亭記修滕王閣記又誌其墓今又書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今本止云太原王公神

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孫曰王氏凡二十一望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孫曰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補注文十一年左氏鄭瞞伐齊王子成父獲其君曰榮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孫曰烈字彥方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孫曰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别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鄉一無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暕古限切音柬歷御史屬三院韓曰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止尚書

郎孫曰玄暕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韓曰最後為丹陽太守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樊曰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一有道字過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快快無柰久嘉之樊曰是時陸贄為相上待之厚裴延齡日短贄於上十二月贄罷為太子賓客貞元十一年春旱延齡奏言贄失勢怨望四月贄貶忠州別駕且欲相延齡諫議大夫陽城率仲舒歸登等守

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無罪上意乃解其後入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補闕改下一有右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户孫曰貞元十九年王叔文用事有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仲舒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已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於上前九月正一坐遠竄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責連州司户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爲參謀韓曰爲荊南節度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

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孫曰元和四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硤州刺史孫曰元和四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帥江西時贓罪貶憑臨賀尉仲舒宣言於朝曰夷簡犄摭憑坐罪貶硤州○硤徒夾切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頌公德頌一作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

變其屋居以絶其火延堤松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化成化一作政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韓曰穆宗即位召拜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樊曰弘中為蘄州召為中書舍人實元和十五年六月也公嘗誌其墓云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

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此一事耳誌與碑兩書之語不相襲足以見公立言之法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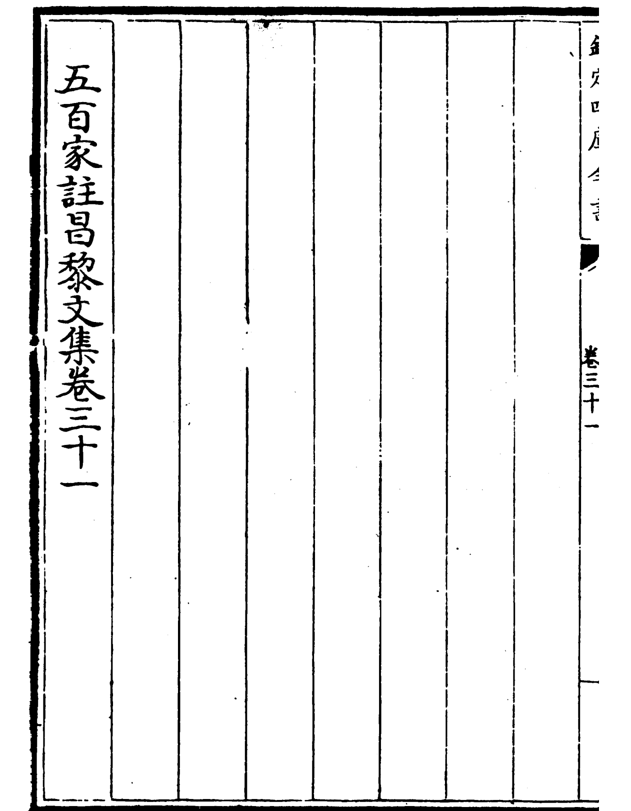
奏罷榷酤錢九千萬千一作十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一有之字公至脫械不問樊曰初江西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絶榖數斛易斗酒仲舒罷榷酤錢九千萬吏坐失官息五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榷酒利多他簿書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宴樂絶他用錢可乎一作可足乎遂以代罷軍之息錢樊曰水旱民賦不入仲舒歎曰我當減此燕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十萬代之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

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歌謠於道塗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一作待處之一作以處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六或作五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其日歸葬於其處孫曰長慶四年二月塟於河南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韓曰仲舒七子初哲貞弘泰復洄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

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而華英舊本作韡而華英今本作韡而華英孫曰韡字疑作韡韡花盛貌于鬼切不矜不盈孰播其馨一作聲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數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辯遏堅懇巨邪不用補注巨邪謂裴延齡秀出班行乃動帝目祝曰即公上所謂仲舒入閤帝顧同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孫曰謂自職方郎中知制誥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兗敲撼挫摳竟遭斥奔孫曰謂貶硤州刺史久淹

于外歷守大藩孫曰自硤州徙婺蘇二州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暍一作暘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語孫曰謂穆宗復召為中書舍人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彫郡庸以自效上籍其實俾統于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孫曰朝廷將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之會仲舒卒思以息勞虛位而俟補注即公上所云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上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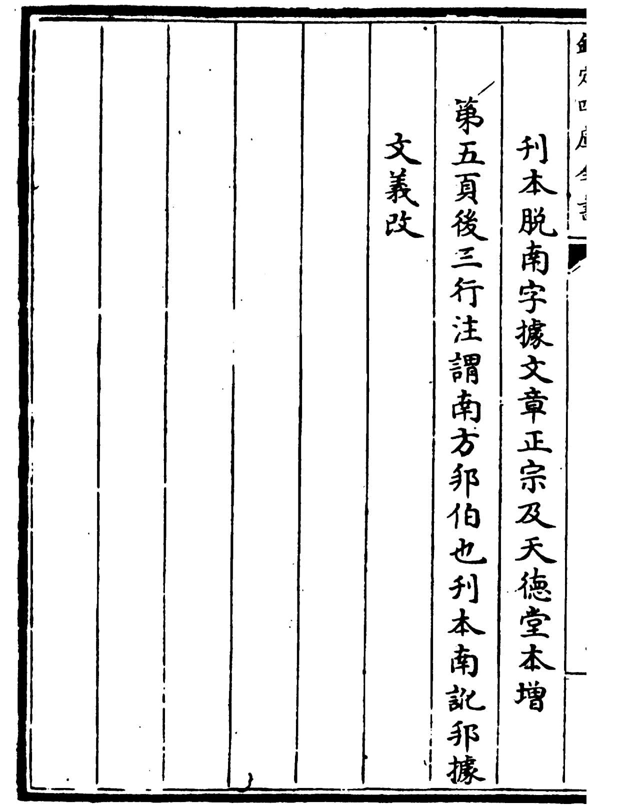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一

謹案第六頁後四行注韓曰還左神威衛將軍刋本將軍上行大字按誌文無大字注自不應有且與下文累還神威大將軍句亦礙今刪

第十八頁後一行注楊惠琳刋本楊訛李據唐書改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文通加散騎常侍刋本脫文字據考異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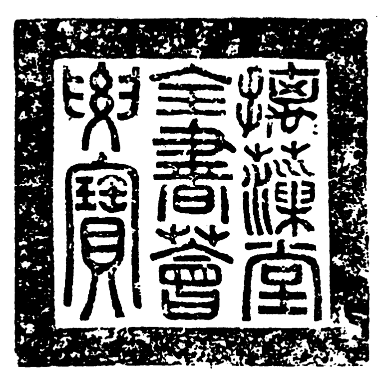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一第二頁前六行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



刋本脫南字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增

第五頁後三行注謂南方邾伯也刋本南訛邾據

文義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舉人臣呂燕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二

宋 魏仲舉 編

碑誌銘

唐故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曰韓弘新史有傳多本碑詞傳間有誤處當以碑為正蓋淮西之役弘為行營都統公為行軍司馬其知弘非一日也

○今本止云許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任曰世本曰曲沃桓叔成師之子曰韓萬萬子求伯求伯子子與子與子厥遂

以韓為氏故云嚴曰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為氏代為晉卿後分晉為國韓為秦滅復以國為氏出潁川後避王莽之亂居南陽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夏音賈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祝曰秦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陽夏隋改為太康太康之韓補注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一作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補注海二子弘充是為齊國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

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孫曰建中二年正月以宋州刺史劉玄佐為汴宋亳潁節度使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祝曰偘偘和樂貌三輔黃圖偘偘閭閭口旱切。一作侃侃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屬之欲切諸老將自以為不及將下一有皆字司徒卒孫曰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去為宋南城將孫曰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

為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為使弘出為宋州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萬榮病其子迺自稱兵馬使軍亂逐迺以董晉為節度使十五年二月晉卒以行軍司馬陸長源為使軍亂殺長源以宋州刺史劉逸淮為使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孫曰九月逸淮卒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而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樊曰弘事逸淮為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懐玄佐之惠以弘長厚共請為留後環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

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韓曰貞元十五年八月陳許節度曲環卒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嗂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孫曰貞元十五年九月少誠圍許初少誠寄與逸淮謀因曲環卒襲陳許會逸淮卒其使數輩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敗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樊曰淮南子聖人之用兵也櫛髮薅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舊注薅除田草也。

嫭呼豪切然不揃刈揃滅也與翦同。不下或有一字不足令震駭一作駴音駭祝曰周禮鼓皆駴注疾雷擊鼓曰駴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樊曰汴州自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又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弘視事數月皆知其八有郎將劉鍔者允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貞元十六年三月弘引短兵於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斬之血流道中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祝曰讙譁也詩以謹惛呶注惛呶猶讙譁也。讙音歡呶尼交切李師古詐言起事詐一作作屯兵于曹以嚇滑帥嚇虛訝切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

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一無安字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東平帥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李元素以師古鄰道遣使密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及聞順宗即位乃罷兵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鞵與鞋同戶佳切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

田弘正之開魏博（孫曰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孫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一無濟字）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孫曰元和十年二月山南東道節度嚴綬為賊所襲退守唐州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弘有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

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樊曰弘為都統實不離理所令其子公武率兵三千隸光顏軍弘雖居統帥陰為逗撓之計每聞捷至輒不怡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録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許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樊曰元濟既平弘懼元和十三年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十四年正月拔考城殺三千餘人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

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七千匹一作絹五千匹一作絹三千匹一作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樊曰元和十四年二月李師道誅收復河南十二州弘大懼因請入朝七月擕汴之牙校千人入覲宴賜加等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歛且給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孫曰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老經體不治

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韓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韓曰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韓曰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補注新舊史皆云年五十八罷朝三日贈太尉賜之布粟韓曰弘卒賻絹二千疋布七百端米粟千石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

男二人長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其官肅元早歿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孫曰是歲閏十月公武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畀身佞辭（畀一作畁）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釣一作鉤）以間染我（染一作謀）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

渭北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為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一有使字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樊曰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介為留後充自義成節度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介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軫域軫一作畛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

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祝曰猘狂犬也自劉玄佐死汴州五亂。猘居例切）將得其人衆乃一愒（祝曰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尚愒焉。愒丘例切）其人為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狠（磔陟格切）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韓曰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一作處處得所）河流兩壖（祝曰壖江河邊地前漢坐侵廟壖為宮。壖而緣切）盜連為羣雄唱雎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祝曰睨眴眙也又目動貌淮南子視焉無眴孫曰邪視也。睨音詣眴音荀）左顧失視右

顧而跽巨几切蔡先郵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補注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陪孰扶陪一作倚一作恃天施不留施一作地其討不逋許公預馬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補注言官兼將相也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補注上謂穆宗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祝曰扳引也春秋傳扳引而立之與攀同又音班生莫與榮歿莫與

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補注鴻大也

柳子厚墓誌銘

韓曰公元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始自袁州召還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祭子厚文曰退之承命改牧宜陽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其後序其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為然凡子厚之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夢得與子厚俱以文推及誌其墓夢得則屬于公而不敢當公之文在當時為儕輩所服如此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孫曰慶字更興河東解人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孫曰慶仕周為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曾伯祖奭樊曰慶子則則子奭字子燕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孫曰永徽二年正月以奭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六月罷相貶象州刺史為許敬宗等所搆就州殺之。高一作中皇考諱鎮韓曰則弟旦字匡德周中書侍郎旦子楷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子子夏徐州長史子夏子從裕滄州清池令從裕子察躬湖州德清令察躬子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孫曰鎮丁母憂服除吏部命為太常博士鎮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為宣城令從之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樊曰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朔方

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爾竇叅貶夔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樊曰宗元作先友記鎭所厚者六十六人且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之善士舉集焉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樊曰貞元九年登第年二十一德宗問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竇叅者耶吾知其不為子求舉矣嶄然見頭角祝曰選嶄絶峯殊狀注嶮峻貌楚辭何山石之嶄巖注石高貌。嶄士咸切又士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校書郎孫曰貞元十四年中此科以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藍田尉雋傑廉悍議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百子踔厲

風發韓曰前漢非有踔絶之能注高遠也。踔敕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孫曰為監察御史裏行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祝曰順宗即位叔文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呂溫引納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樊曰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祝曰宗元既罹

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叙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者為之悽惻而自肆於山林之間元和中補注元和九年冬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樊曰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没為奴婢則下一有許字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

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補注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莫學柳儀曹詩書教蠻獠事本於此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樊曰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至是執政有憐其才者欲漸進之悉召至京師諫官言不可上與宰相武元衡亦惡之悉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詔下宗元謂所

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絶域往返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與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願以柳易播會御史中丞裴度亦奏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其子為死别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重可責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宜有此言上良久曰朕所責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謂左右曰度愛我終切明日改禹錫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韓曰詡詡人語也虛甫切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

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輓故卒厄於窮裔（邊也音曳）材不為世用（一有而字）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能一作解）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一作意）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力字下一有必致二字一作致必二）

字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五十年秋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任曰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謙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綰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綰即退之之孫 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費一作資 河東裴君行立孫曰元和十二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 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

盡竟賴其力埜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遠其死不去既往埜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終下一有焉字銘

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道古曹成王臯之子新史附臯傳後道古巧于宦便佞傾下遊公卿間嘗與博奕為不勝厚進所賞嗜利者多得其歡心故少益美名詳見於傳而誌皆畧之祭統曰銘之

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墓誌銘也所以有襃無貶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孫曰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公嘗銘曹成王臯碑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輙復封五世而至成王王諱臯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數所矩切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補注貞元五年登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宗一作室非元和九

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孫曰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為黔中觀察使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樊曰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為飛謗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即以為鄂岳沔蘄安黃團練觀察使代公綽道古倍道入其營公綽惶懼出財貲皆被奪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樊曰貞元十二年二月道古攻申州破其郛進圍中城守卒夜驅女子登而譟發懸以出道古衆亂多死於賊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誣逐之又以度支錢饋權倖故賜不給其下怨恐戰不甚力雖再入申不能下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轉一作遷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賁賁一作泌下同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賁以故起閭閻氓為刺史不效

貶循州司馬樊曰憲宗晚好神仙詔求方士道古在鄂岳以貪暴聞恐獲罪乃求自媚貞元十三年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十月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十一月以泌權知台州刺史憲宗餌其藥不效十五年正月帝崩杖殺柳泌貶鎛斥道古為循州司馬于貶所樊曰道古終以服丹歐血死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塟韓曰長慶元年正月穆宗祀圓丘赦天下遂以其年九月一日塟于東都某縣一本無其年九月一日塟七字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生子紘紘為進士舉一作學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勛公勛音云叔裕五世孫祝曰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大象二

年十一月卒贈雍州牧 父士佺且緣切 蓬山令次配崔氏諱𪾢祝曰白並其葉謂之𪾢。𪾢乙角切又音約 生綽紹綰女曾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為京兆尹孫曰大歷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為尹 令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禄卿其塟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塟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責宅以塟

銘曰

太支於今補注太支一作本支非太謂太宗也見曽咸王誌 其尚有封尚一作上當

公弟凡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雖黜不復（雖一作誰）而以喪歸海豐瀰瀰萬里于畿（祝曰言自循州歸至京都）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韓曰公在江陵與鄭羣同官詩有鄭羣贈簟即其人至是銘之）

公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樊曰鄭偉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別君其後也（一無上四字）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

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一有君字以進士樊曰貞元四年羣登進士第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補注試判謂試書判授正字自鄠縣尉祝曰鄠縣屬京兆府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祝曰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均之為江陵孫曰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荊南行軍司馬為本軍節度使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樊曰公時亦為江陵法曹與羣同官均之徵也孫曰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為尚書左僕射○之一作戶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孫曰九月加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補注為支度副使均

卒李夷簡代之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嵗餘拜復州刺史方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選人顧行者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數音朔不為翕翕熱補注詩翕翕訿訿世説謝安在東山兄弟已有富貴者集翕家門傾動人物比謂權門有

炙手可熱之勢而羣不為也。熱一作然亦不為崖岸斬絶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詠音咏連日夜不厭費盡不顧問一無上五字一云盡費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一作對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

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韓曰肇京兆人大歷中為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載卒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孫曰詞字致用。詞一作嗣宗非次嫁蘭陵蕭儹子管切。一本作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一人一或作四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

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孫曰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藹厥蹟補注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府。蹟音迹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絶瑕

謫渾胡本切樸一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韓曰甲子一終即誌所謂春秋六十是也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韓曰薛戎元稹作神道碑而公誌其墓

公諱戎字元夫補注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為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樊曰懿避亂汾陰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樊曰汾陰河中縣也開元十年獲寶鼎改名寶鼎縣諱德儒為隋襄城郡書佐以卒祝曰德儒父道實隋禮部尚書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孫曰德儒二子寶積寶胄寶積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寶胄邠州刺史樊曰德儒隋濟北司馬生二子寶積潤州刺史寶胄少府少監其後皆蕃以大

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允有子九人皆有名位樊曰寶脩子九人績純絢緡繪紘縉絳繅純秦州都督絢好畤令緡濟源令繪祠部郎中紘華州刺史緡和州刺史繅金部員外郎見世系表其最季諱謙作謙誤當作繅為河南令以卒孫曰贈給事中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吴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補注五子乂丹戎放朗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樊曰乂温州刺史丹虔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為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沉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為貴孫曰戎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

陽羡山年四十餘不易其操陽羡即常州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一無日字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韓曰李衡為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辟為從事使者三返乃應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為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桂一作睦以故相代衡為江西故一作宰公因留佐映治孫曰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代衡鎮江西召衡為給事中映表戎留之映卒孫曰貞元十一年七月映卒戎復歸陽羡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孫曰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為福建觀察使表戎為判官在冕

府累遷殿中侍御史遷下一有至字晃使公攝泉州晃文書所條下有不可者公輙正之晃惡其異於已懷之未發也祝曰戎攝泉州刺史事時貞元中寵重方鎮方鎮喜自用不用朝廷法戎在郡遵朝廷令不從晃所自用者晃惡之遇馬揔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別駕晃意欲除揔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歎曰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晃遂大怒囚公於浮屠寺而致揔獄事聞遠近值晃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孫曰馬揔佐鄭滑府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揔以南仲道直盈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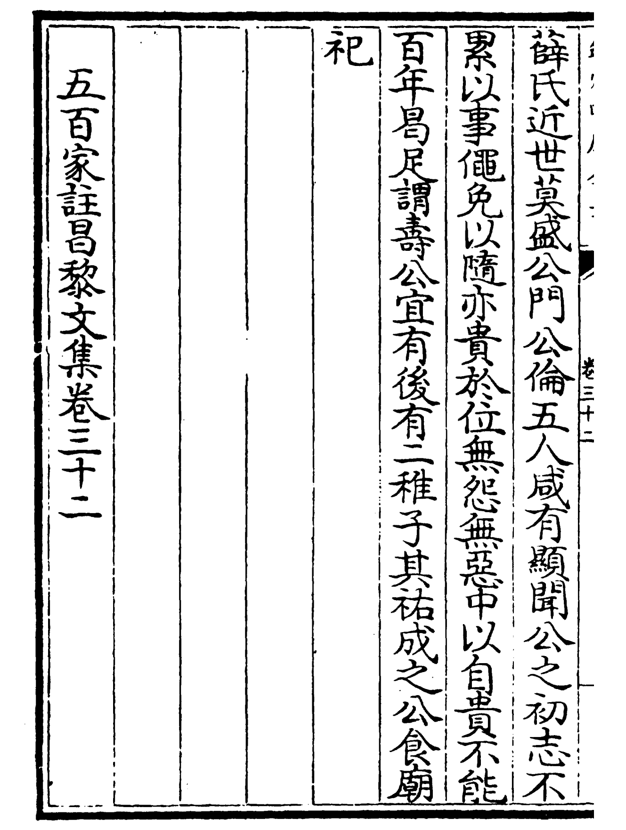
愬誣奏揔貶泉州別駕晃欲除揔以附盈珍使戎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事晃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晃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晃度未可屈揖而去置戎於佛寺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屈淮南節度杜佑聞之以書責晃會晃病戎遂得脫辭職自放江湖間

晃死後使至奏公自副樊曰晃卒閻濟美代晃使福建備聞其事奏戎為團練副使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樊曰濟美使浙東戎又副之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樊曰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稱於朝因拜刑部員外郎還河南令樊曰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迎送畏不及給道前驅惟戎境內按故無所治送留守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愬遣將略出之不與歷衡湖常三州刺史孫曰還衡州刺史初到視前刺史所為皆便俗

戍忻然無所改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其最患人所者荻塘河水湍淤遏塞不能負舟戍濬之百餘里

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舊曰正月以戎帥浙東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橘未貢先嘗者死戎弛其禁）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為治（補注部刺史謂部中刺史）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須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病卒春秋七十五

孫曰天寶六年奏至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一作人字以其年其一作明十一月庚申塟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樊曰公嘗令河南與薛為代公之塟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樊曰放字達夫貞元七年登第戎死時為尚書刑部侍郎後終江西觀察○刑部一作兵部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累以事僶免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貴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三十二